

## 生命在于「长跑」

许尔茜

好友今年终于考上了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博士。五年前新工作刚入职,他就立下目标,自己的终点不应该在此,他喜欢写文章、做研究,想继续深造完成自己的心愿。好友家里并不足够富有,不可能任由他不工作全力以赴准备博士申请。于是他选择了边工作边完成这个愿望。但是这份工作每天都很忙碌,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他明白自己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几年规划。

第一年,他利用工作之余准备托福和GRE。那一年,他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考试,暑假竟然疯狂到隔两三个星期就考一次。我们当时笑称他简直是以考代练。经过13次的冲刺,他的托福终于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分数。

第二年,他开始自学日语、韩语和法语,这对申请语言学专业是很有帮助的。我自认是一个很早就会起来工作的人,但是几年来从来没有早过他。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他戴着耳机,在一个本子上仔细抄录或者写一篇外语文章的身影。然而,从这一年就开始试着申请的他并没有考上,任何一所学校都没有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总结了自己的问题,认为可能是“科研潜力”这块还不够具有说服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是能参加的学术会议,他都尽可能地投稿,保持一年两三篇的频率。

第三年,他修改了自己的申请书,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又一次信心十足地递交申请。结果仍然一无所获。这一次他有点灰心,对自己有些怀疑,但还是积极地弥补

自己的不足。晚上去上夜校课程,平时没事就去附近的语言学系给教授做免费的志愿者,帮忙参与一些简单的项目。

然而第四年,还是没有任何录取的消息。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跟他谈论这个话题,也听到了周围人们的质疑:“他不是一直在准备吗?怎么还没有考上呢?”我想他一定心里压着一块石头,我实在不忍心轻易刺激到这样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然而,从外表看,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每天利用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的时间保持并提高着自己的三门外语的水平,论文发表数继续逐年增加,英语学术写作能力也进步了不少,更不忘趁着中午的休息时间拿着自己常年订阅的《经济学家》杂志翻看几篇文章。

转眼已经到了2015年,这学期开学第一天,他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来到我的座位旁,轻轻地,不想太声张地告诉我,他考上了,这一次,是斯坦福。我突然心中不由地涌上来一种感动。为他骄傲,用青春最美好的五年,经过每年的踏实耕耘,成就了自己的梦想。虽然读博可能只是这个梦想的开始,但这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开始。

有时为了一个目标,我们急于摆脱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屏障,希望解开束缚放手一搏,但是现实的压力常常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即使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失败的压力也会因此放大,令我们喘不过气。何不把实现目标的时间稍稍拉长,给自己一些沉淀的时间,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 万米高空赠玫瑰

周吉富

八日的云南之旅,我们不仅领略了这个边陲之地旖旎的风光,多彩的民族风情,更感受到了这个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省份的热情!那一日,我们满情喜悦,乘昆明航空公司KY8267次航班,踏上归途。

飞机穿过云层,我透过舷窗望出去,白云铺展,与蓝天相映,洁净无比。纯净的蓝白两色,同时具备了玉龙雪山的神秘与香格里拉的静谧。这时,机上广播传来空姐甜蜜的声音:“各位乘客,现在飞机上升到万米高空。在这个高度,机组全体人员,祝大家节日快乐!”

节日?我一时愣了。接着又听到那甜甜的声音:“对了,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天下所有的婚姻美满。为了感谢大家对云南的厚爱,也为了活跃大家的旅途气氛,我们来进行一次活动,测试一下有情人的默契程度。我们机上有五对夫妻,现随机抽取一对。”

这时,我心里怦怦跳起来。因为我和妻都是内向的人,可我们有20%的可能性啊。想着想着,还是听到我们的名字在机舱里回响。我们被选中,在这个情人节!我们这对有着二十多年婚龄的老夫妻!没有扭捏,硬着头皮也要上!

活动很简单,叫妻子背着我写一个我们下一次将要出游的地方,然后叫我说出。我一次说对。我们的配合,博得乘客的鼓掌。然后,空姐拿来一束鲜花,让我送给妻子。

说实在的,二十年来,我和妻的感情已化作一种生活中的条件反射。家中有时也买上点花儿草呀什么的。可我真的还没有到浪漫送花给她的时候,年轻时没有,年纪大了,就更没有了呀。现在,突然叫我当着这么多人,来自全国



各地的人,也有自己的子侄辈,同事的面,我还真有点晕头转向。

可倏忽之间,我又想到,这在万米高空,多么珍贵的机会呀。有多少人能在情人节在万米高空向自己妻子献花啊。也在这同时,我想到了她的种种好处,尤其是,我想到:我喜欢运动,她总是毫无怨言地为我把运动衣洗干净,让我每天早上有干净的衣服去晨练;我每次酒多了,多得不可理喻,第二天,我总能光鲜地迎接新的一天……尤其是,母亲由于年事已高,她总不厌其烦地给她洗澡、洗头。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亲爱的老婆,请接受我对你无限的感激。这束高空康乃馨就代表我对你的一片感激之情。”不知机舱内的噪音是不是太大了,妻子有没有听见。但见妻子张开了双臂,接纳了这一束鲜花。一片掌声淹没了我的声音。只听见“咔嚓”一声,我们的瞬间留住了永恒。

万米高空的献花,代表了我对妻子的感激。我想到千万对伉俪真诚的爱。我想说,天下有情人,最享是幸福。

## 预订的亲情车票

张翔

元旦刚过,离过年的日子还有段时间。可是,父亲母亲却按捺不住了。

每天例行与家人通电话的时候,末了,父母常常问道,什么时候能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对于我们这些多年离乡在外为了梦想与生活而坚持打拚奋斗的他乡人来说,是多么心盼已久的事。而现在何时回家过年?我真的无法确定归期,总以“过年还早,等等再说”寥寥几句敷衍过去。电话那端,父母亲有丝失落,却又嘱咐起好好工作,吃好些,勿挂念家里。听着这些话,心里会莫名其妙地酸楚起来,眼眶湿润了。

回家过年,我也想着盼着早点回家过年。可是工作了,单位有单位的制度,节假日也有国家的规定,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不能早些回家,我只能把这念头打消掉,安心工作,好好对待自己,莫让家人过多担忧与牵挂。

在每次通电话结束的时候,父母亲却“乐此不疲”地询问着。听多了,听腻了,又无法准确答复他们,心里就烦了。“不知道,不知道。”生硬的语气使我和父母亲的通话一时变得尴尬,便匆匆结束通话。

有次,我正在单位焦头烂额地忙着工作,父亲突然打来电话,我有些紧张。往常只要家中无事,家人便不在我的工作时间打电话的。接通电话,父亲在电话那端很高兴,说着威海通高铁了,回家更方便了。问我回家想坐慢车卧铺还是坐动车?又说着火车的时刻表看看我适合坐哪趟车。我一听,父亲又再侧面打听我能何时回家。心里本有抵触,工作此刻又是乱作一团。顿时,我急了。冲着电

话大声地嚷,我不回家了。气呼呼地挂了电话。

电话挂断,自己就后悔了。我怎能说出这句话,这会伤了父亲的心。谁家孩子过年不回家,谁家不是一家老小热热闹闹地把年过?而我却说出这种不孝的话,一直愧疚于心。

到了晚上,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母亲接的,第一句话就是母亲责问我,听说你不回家了。我急忙解释和从母亲那里打听父亲的心情,母亲明白了事由,也给我说出了他们催问我的原因。

原来是父亲读报的时候,知道了火车票可提前60天订票,我又整天忙着工作没时间订票抢票。俩人就看着日历本合计着我能回家的时间,在订票网站上刷票抢票,又不断地打订票热线,双管齐下才为我抢到一张回家的火车卧铺票。威海通了高铁,俩人又疯狂地为我抢到一张高铁票。悄无声息地订好了票,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不同意,怕我没有假期,怕我不能在他们“自作主张”的时间回家。而我却蒙在鼓里,一直耍着小性子烦他们问。

这时,我才明白,脸顿时红了,心里暖暖的。父亲接过电话,我正想说句道歉,父亲抢去说:“回家的时候别带礼品,家里不缺东西。坐高铁回家,时间合适又快,体验下。”“嗯,听老爸的,坐高铁回家。”我听懂了父亲的话,父子之间不需道歉,父亲也从不会怪罪我的,不论我做错了什么。

回家过年,一张车票就有了浓浓的亲情。今年,听父母亲的话,拿好这张预订的车票启程,带上思念的爱意和大包小包的礼品回家过年。

## 腊月炒果香

雨林

童谣唱得欢,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年味儿最初是从各家各院的大炒锅里飘出来的炒果香。

母亲从灶台后角拿出了一个牛耳大瓦罐,细心地用抹布擦去了上面布满的蛛网和灰尘,又整理起大炒勺和漏沙的铁筛子。瓦罐里装的是陈年的河沙,细细地淘洗晒干后用桐油炒过,炒年果子时倒入这沙,通过翻动热沙,可以让果子均匀受热。

要炒的果子花样不多,不过是从集市买来的葵花籽、花生,还有自家准备的红薯角子、冻米之类。分量却不少,除了留足让自家孩子磨牙解馋外,还是农忙时的充饥之物,所以每样至少得有十来斤。也有细心的人家,秋天吃的南瓜一个个地留下了南瓜籽,攒起来一大捧,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在一起炒了。

炒果子是有明确分工的,通常塞火这类技术难度不高的事交由孩子来做,但也需要费点心思。柴火不能堆放在中心,要围在四周,这样火焰往中间聚集,“人要实心、火要虚心”。父亲负责将晾凉的瓜子、花生、红薯角子分类装进大洋铁罐子,冻米则用双层有内胆的塑料袋装上好几大袋。母亲是责无旁贷的掌勺高手。火旺锅热后,她就倒入河沙,待到用手贴近能感受到沙的热度时,再放进要炒的果子,然后划动着长柄铁锅铲,一下

又一下地反复拨动。年果子就在滚烫的沙粒包裹下,舒展身躯,惬意地发出刷拉拉的呼喊声,散发着香甜的果子味,引得我不住地咽唾沫。

各样果子特性不同,炒制的用时和火候也不同:冻米需旺火,倒进锅里的是透明的米籽粒儿,不过十秒钟,巴拉巴拉地爆开了,变成了胖嘟嘟的雪娃娃,就得赶紧用炒勺全部舀出来放进铁筛子里漏沙,耽误了一会,就会变得焦黄。葵花籽和花生因为有一层外壳,火不能大,不然即便外壳焦了,里面的仁儿还是生的呢,炒制的时间要略长一点,也最累人。红薯角子是我的最爱,从它晒制的那天起,我便像小老鼠一样一点点地偷吃,半干时甜软,晒干时有嚼劲,炒着吃则是嘎嘣脆,越吃越香。

母亲在锅边挥动了一上午的锅铲,我则一边塞火一边以试吃的名义混了大半饱。果子炒完后,母亲就会用铁筛子将各样果子分类放一些,送给那些还没炒果子的人家。自然,闻香而来的乡邻是可以放开吃的,你尝尝我家的,我试试你家的,再顺带搭把手炒上几锅,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上的各类果品让人目不暇接,随时都可以买到,早就没有人家自己炒果子了。弥漫着炒果香的腊月,浓浓的年味,已经成为一段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勾起游子对家乡、对过年的遥望与怀念。